杂智与人生序

【原文】

冯子曰：“智何以名杂也？以其黠而狡，慧而小也。正智无取于狡，而正智或反为狡者困；大智无取于小，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。破其狡，则正者胜矣；识其小，则大者又胜矣。况狡而归之于正，未始非正；小而充之于大，未始不大乎？一饧也，夷以娱老，跖以脂户，是故狡可正，而正可狡也。一不龟乎也，或以战胜封，或不免于洴澼雾，是故大可小，而小可大也。杂智具而天下无余智矣。难之者曰：“智若愚，是不有余智乎？”吾应之曰：“政唯无余智，乃可以有余智。太山而却撮土，河海而辞涓流，则亦不成其太山河海矣！”鸡鸣狗盗，卒免孟尝，为薛上客，顾用之何如耳。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谓正且大者，不反为不善用智者之贼乎？是故以杂智终其篇焉。得其智，化其杂也可；略其杂，采其智也可。

【译文】

智慧为何可称之“杂”。这是指的一些狡诈的，卑小的智慧。

正大的智慧本来不应是狡诈的、卑小的，然而正大的智慧却往往被一些狡诈卑小的智慧所欺所困。因此，要让正大的智慧能获胜，便有必要对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加以认识理解。而且，更积极来说，狡诈卑小的智慧，亦可以进一步扩充为正大的智慧，正像泰山不会拒绝任何一撮沙石，而能成其高；江海不会拒绝任何一条小溪，而能成其大。所以即使是鸡鸣狗盗的小小伎俩，不仅可成为孟尝君的座上客，且可拯救孟尝君于暴秦的手中。因此，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，只要善加利用，都可能成为泰山江河一样的智慧。

在这层意义上，我特别把“杂智”当成全书的结尾，让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都能像一撮土，一滴水一般的积累起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狡黠卷二十七

【原文】

英雄欺人，盗亦有道；智日以深，奸日以老。象物为备，禹鼎在兹；庶几不若，莫或逢之。集“狡黠”。

【译文】

英雄可以欺人，盗匪亦有道义。智慧能日益深沉，奸诈会日益老练。狡诈之人小则骗吃骗喝，大则窃取国家。如果自知不如，最好敬而远之。

985、吕不韦

【原文】

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，无子。夏姬生子异人，质于赵。秦数伐赵，赵不礼之，困不得意。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，见之曰：“此奇货可居。”乃说之曰：“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，子之兄弟二十馀人，子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不得争立。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立子为嗣。”异人曰：“必如君策，秦国与子共之。”不韦乃厚赍西见夫人姊，而以献于夫人，因誉异人贤孝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不韦因使其姊说曰：“夫人爱而无子，异人贤，自知中子不得为适，诚以此时拔之，是异人无国而有国，夫人无子而有子也，则终身有宠于秦矣。”夫人以为然，遂与太子约以为嗣，使不韦还报异人。异人变服逃归，更名楚。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，知其有娠，异人见而请之，不韦佯怒，既而献之，期年而生子政。嗣楚立，是为始皇。

［真西山曰］

“秦自孝公以至昭王，国势益张。合五国百万之众，攻之不克。而不韦以一女子，从容谈笑夺其国于衽席间。不韦非大贾，乃大盗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秦太子妃华阳夫人没有生儿子。而夏姬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异人。异人在赵国做人质，因秦国屡次攻打赵国，赵国对他很不礼貌，他在赵国处境窘困，十分不得意。阳翟有位大商人吕不韦（本秦商人，用计立始皇为帝，自为相国，曾命门客撰《吕氏春秋》）到邯郸，了解到这情形，说：“这人是珍奇异宝，有厚利可图。”

于是对异人进行游说：“太子爱华阳夫人，但夫人没有儿子。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位，你在兄弟中的排行居中，又不十分受宠，一旦太子即位，你就无法争立为嗣了。我虽不富有，但愿意持黄金千斤为你西行，游说华阳夫人，请她说服太子立你为嫡嗣。”

异人说：“如果你的计划能实现，我愿意和你共同享有秦国。”

于是吕不韦带着厚礼西入秦国，拜见华阳夫人的姊姊，请她将厚礼转献夫人，并极力称赞异人的贤能，宾客遍布天下，常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及夫人。后来，吕不韦更经由华阳夫人姊姊的介绍，游说夫人说：“夫人受宠爱，但没有儿子；现在异人贤能，可是他自知是排行中间的儿子，不可能立为嫡嗣。如果夫人能在此时提拔他，使异人由无国而成为有国，夫人由无子而成为有子，那么终身可受秦王尊宠了。”

夫人听了认为有理，就利用适当的时机向太子要求，与太子约定以异人为子嗣，请吕不韦带厚礼送给异人。

邯郸被围时，赵人想杀异人，异人脱逃回国，身穿楚国服装拜见华阳夫人。夫人说：“我是楚国人，你也应该是。”于是异人改名为楚。

吕不韦在邯郸和几位最美丽的女子同居，知道其中一位有身孕，便邀异人喝酒，异人见了邯郸美女，就请吕不韦将美女送给他，吕不

韦先故作生气，接着又慨然答应。一年后，邯郸女子生下儿子，取名为政，异人立他为嫡嗣，也就是日后的秦始皇。

［真言译文］

秦国自孝公以至昭王，国势一天天扩张。其他五国集合百万的兵力，都无法攻克秦国。吕不韦只用一名女子，在谈笑间就轻松的取得秦国。吕不韦不是大商人，简直是窃国大盗。

986、陈乞

【原文】

齐陈乞将立公子阳生，而难高、国，乃伪事之。每朝，必骖乘焉。所从，必言诸大夫曰："彼皆偃蹇，将弃子之命，其言曰：'高、国得君必逼我，盍去诸？'固将谋子，子早图之！图之莫如尽灭之，需事之下也。"及朝，则曰："彼虎狼也，见我在子之侧，杀我无日矣，请就之位。"又谓诸大夫曰："二子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，曰：'国之多难，贵宠之由。尽去之而后君定。'既成谋矣，盍及其未作也先诸？作而后悔，亦无及也！"大夫从之。夏六月，陈乞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。国夏闻之，与高张乘如公，战败奔鲁。初，景公爱少子荼，谋于陈乞，欲立之。陈乞曰："所乐乎为君者，废兴由我故也。君欲立荼，则臣请立之。"阳生谓陈乞曰："吾闻子盖将不立我也？"陈乞曰："夫千乘之王，废正而立不正，必杀正者。吾不立子，所以生子也，走矣！"与之玉节而走之。景公死，荼立。陈乞使人迎阳生置于家。除景公之丧，诸大夫皆在朝，陈乞曰："常之母有鱼菽之祭，愿诸大夫之化我也。"诸大夫皆曰："诺。"于是皆之陈乞之家。陈乞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，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，开之，则闯然公子阳生也。陈乞曰："此君也已。"诸大夫不得已，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，自是往弒荼。

［评议］

自陈氏厚施，已有代齐之势矣，所难者，高、国耳。高、国既除，

诸大夫其如陈氏何哉？弒荼立阳生，旋弒阳生立壬，此皆禅国中间过文也。六朝之际，此伎俩最熟，陈乞其作俑者乎？

【译文】

春秋时齐人陈乞想拥立公子阳生为齐侯，但又怕高张、国夏阻拦，于是假装是高张、国夏的同党，每天上朝就和他二人同坐一辆车，而且常在车上说其他大夫的坏话："他们都是傲慢狂妄的家伙，日后一定不会听二位贤公的命令，比如我就听他们说过：'高、国二人一旦得到君王宠信，一定会欺压我们，为什么不早把他俩铲除呢？'可见这帮人正在谋算二位贤公，二位应该早作防备。我所说的早作防备，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他们都杀掉，再迟疑就是下策了。"等上朝时，陈乞又对高、国二人说："他们全是虎狼一般的奸臣，见我在二公身旁，随时都想杀了我，请允许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吧。"

而另一方面，陈乞却又对诸大夫说："高、国二人就要大祸临头了，他们仗恃君王的宠信在算计各位。我就听他们说过：'今天我们齐国之所以会多灾多难，都是那些大夫们造成的，只有铲除他们才能保住君位。'现在他们一切计划妥当，诸位为什么不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先发制人，把这两人杀死呢？一旦灾难临头，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"

大夫们都相信陈乞的话，同年六月，陈乞联合大夫们率军进驻齐君宫室，高张首先得到消息，就立刻跟国夏坐车去见齐孺公，结果双方交战，高、国二人战败，连袂逃往鲁国。

当初，齐景公疼爱小儿子荼，想立荼为太子，于是找陈乞商议，陈乞说："只要君王喜欢的人，臣就赞成。今天君王想立荼为太子，臣就请立荼。"

阳生对陈乞说："我听说你已打消请立我为太子的建议。"

陈乞说："身为千乘之国的君王，废嫡长子而改立小儿子为太子，一定会诛杀嫡长子，我现在不请立你为太子，正是为保全你一命，现在你先离开齐国一阵吧。"鲁景公死后，荼继立为国君，陈乞便派人接阳生到自己家中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景公丧期满后，一天诸大夫都在朝上，陈乞对大夫们说：“我家中另设有母亲的祭坛，希望各位同我一起回家祭拜。”大夫们答应随陈乞到家。陈乞命一位大力士双手高举一只大箱放在路中央，诸大夫目睹力士神力，都震惊得脸色大变，等打开木箱，赫然后现公子阳生在内。

陈乞大声说道：“这位是齐国国君。”诸大夫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，只好叩首称臣，而陈乞则率军弒杀了茶。

［评议译文］

从陈乞广交大夫的举动，就可看出陈乞有自立为王的野心，所担心的只有高张、国夏二人而已。高、国二人既已除去，其他那些大夫们，又如何能奈何得了陈乞呢？陈乞弒茶而立阳生为齐君，随即弒杀阳生而自立为齐君，由此可见陈乞迎立阳生，只是他篡位的一个过程罢了。南北朝时，这种迎君、弒君的伎俩层出不穷，难不成是陈乞最先开此风气？

987、徐温

【原文】

初，张颢与徐温谋弒其节度使杨渥。温曰：“参用左右牙兵，必不一，不若独用吾兵。”［边批：反言之。］颢不可。温曰：“然则独用公兵。”［边批：本意如此。］颢从之，后穷治逆党，皆左牙兵，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张颢（后汉人，字智伯）与徐温（五代人，字敦美）两人商议，企图谋刺节度使杨渥（五代人，杨行密长子，字承天）。徐温说：“如果我们同时率领左右牙兵（掌族兵）发难，一定无法收到统一指

挥之效，不如率领我的右牙兵发难。”可是张颢不愿意，徐温就说：“那么就用你的左牙兵好了。”张颢欣然同意，后来兵变失败，被捕的全是左牙兵，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徐温没有参与这次的阴谋。

988、荀伯玉

【原文】

或言萧道成有异相。宋主疑之，征为黄门侍郎。道成无计得留。荀伯玉教其遣骑入魏境，魏果遣游骑行境上，宋主闻而惧，乃使道成复本任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说萧道成（即南齐高帝，字绍伯）有天子的相貌，南朝宋帝听了心里不舒服，就将萧道成调为黄门侍郎（官名，散骑官别称）。萧道成无可奈何，只有接受新职。

荀伯玉（南齐人，字弄璋）向萧道成献计，让他暗中派遣骑兵侵扰魏国边境。魏兵果然立即派骑兵加强巡防。宋帝听说萧道成刚一调走，边境情势就开始紧张，只好撤消原命，要萧道成留任原职。

989、高欢

【原文】

欢计图尔朱兆，阴收众心。乃诈为兆书，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遂愁怨。又伪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，发万人，将遣之，而故令孙腾、尉景伪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欢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，于

是众皆号哭，声动地。欢乃喻之曰：“与尔俱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乃尔。今直向西，当死；后军期，又当死；配胡人，又当死。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。”欢曰：“反是急计，须推一人为主。”众愿奉欢，欢曰：“尔等皆乡里，难制，虽百万众，无法终灰灭。今须与前异，不得欺汉儿，不得犯军令，否者，吾不能取笑天下。”众皆顿首：“生死唯命。”于是明日遂椎牛享士，攻邺，破之。

【译文】

北魏高欢想起兵讨伐尔朱兆，为暗中收买人心，就假造一封尔朱兆的文书，说尔朱兆准备把六镇的人发配契胡为部属。于是众人恐惧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。

高欢又假造并州的兵符，征调士兵一万人讨伐步落稽。即将出发前，孙腾和都督尉景春为士兵们求情，请再停留五天，前后一共两次。最后终于起程，高欢亲自送士兵到郊外，流着眼泪挥别，士兵们个个悲恸号哭，哭声震动原野。高欢这才开口劝喻士兵说：“我和诸位都是背井离乡客居异地的人，彼此的感情有如兄弟手足，没想到尔朱兆等人不体恤诸位的心情，仍征调诸位征战。现在诸位直向西行，一定战死；延误启程的军期，按军法又该处死；发配为胡人部属，生不如死。诸位看该怎么办？”

士兵们纷纷说：“只有造反一条路了。”

高欢说：“这是紧急况状，大家应该推举一位领袖。”

大家当然一致推举高欢，高欢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的乡亲，没有律法很难节制，以葛荣为例，他有上百万的兵力，但因没有军纪，最后还是遭到败亡，今天如果各位推举我为领袖，就必须接受和以前不同的做法，不可以欺侮汉人，不得违反军令。否则我不愿当各位的领袖，我不能让天下人讥笑我。”

士兵们都低头行礼说：“生死唯命是听。”

高欢于是杀牛犒赏士兵，接着起兵攻破邺州。

990、潘崇

【原文】

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，既而又欲立公子职。商臣闻之，未察也。告其傅潘崇曰：“若之何而察之。”潘崇曰：“飨江芈成王嬖，而勿敬也。”商臣从其策，江芈果怒，曰：“呼，役夫，宜君王之欲废汝而立职也。”商臣曰：“信矣。”

［评］

阳山君相卫，闻卫君之疑己也，乃伪谤其所爱椽竪以知之。术同此。

【译文】

春秋时，楚成王准备册立商臣为太子，后来又想改立商臣庶弟王子职。商臣得到这消息之后，不知道真假，告诉他的老师潘崇（春秋楚人，曾诱商臣弒成王），并且问：“怎么才能知道这消息是真是假？”

潘崇回答说：“请江芈（楚成王胞妹）吃饭，但是态度不要太恭敬。”

商臣照他老师的话去做，结果江芈大发脾气说：“你这奴才，难怪你父王要废掉你，改立王子职。”

商臣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传言不假。”

［评文］

阳山君为卫国丞相时，也曾怀疑卫君对自己不满，于是毁谤卫君所宠爱的椽竪，以刺采卫君的心意，两者是同一手法。

991、曹操

【原文】

魏武常行军，廪谷不足，私召主者问：“如何？”主者曰：“可行小斛足之。”曹公曰：“善。”后军中言曹公欺众，公谓主者曰：“借汝一物，以厌众心。”乃斩之，取首题徇曰：“行小斛，盗官谷。”军心遂定。

曹公尝云：“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斫人，亦不自觉，左右宜慎之。”一日阳眠，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，因便斫杀。复卧，既觉，问：“谁杀我侍者？”自是每眠人不敢近。

魏武言人欲危己，己辄心动，因语所亲小人曰：“汝怀刃密来我侧，我必说必动，执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，保无他故，当厚相报。”亲者信焉，不以为惧，遂斩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为实，谋逆者挫气矣。

操少时，尝与袁绍观人新婚，因潜入主人园中，夜叫呼云：“有偷儿贼。”青庐中人皆出观，操乃入，抽刃劫新妇。与绍还出，失道，坠枳棘中，绍不能得动，操复大叫云：“偷儿在此。”绍惶迫，自掷出，遂以俱免。

[述]

《世说》又载，袁绍曾遣人夜以剑掷操，少下不着，操度后来必高，因帖卧床上，剑至，果高。此谬也！操多疑，其儆备必严，剑何由及床？设有之，操必迁卧，宁有复居危地、以身试智之理。

【译文】

曹操营中军粮短缺，于是私下召来军需官，问他有何解决之道。

军需官说：“可用小斗秤量军米，士兵就不会怀疑米粮不足而动摇军心。”

曹操说：“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”

过了几天，有人传出曹操在斗上动手脚，欺骗众人，一时谣言纷纷，群情汹汹。曹操又召来军需官说：“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，安定人心。”于是把军需官杀了，将军需官的首级展示众人，说：“军需官盗取军粮，竟用小斗秤米，欺骗各位，现已论罪处斩。”遂平息了军士不满的情绪。

曹操曾对人说：“我睡觉时千万不要接近我，我即使在睡梦中，只要有人走近我身边，我就会不自觉的杀人，你们千万要小心。”有一天，曹操假装睡觉，有个亲信便上前替他盖被，曹操一刀把那名亲信杀了，睡醒后，还故意问旁人：“谁杀了我的侍从？”自此以后，只要曹操在睡觉，就没有人敢接近他。

曹操怕有人会来谋害自己，便扬言说：“如果有人想对我不利，我的心就会有预感而心跳加速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的话，曹操召来一名亲信，对他说：“待会儿你假装来行刺，我就说我心早有预感，如果抓你的人要杀你，你只要不说出是我要你故意行刺，我保证你没事，另外我还会重重的奖赏你。”那名亲信信以为真，于是毫无畏惧的前去行刺，结果被曹操下令给杀了，曹操的左右，以为曹操的预感灵验无比，想谋逆曹操的人也都不敢妄动。

曹操年轻时，有一次和袁绍一起看人娶亲，半夜翻墙进入那对新婚夫妇的家中，大叫：“有贼。”屋中的人都跑出来察看，曹操趁机持刀劫走新娘子。曹、袁二人摸黑逃走，一时迷路，误闯橘子园，橘树多刺，袁绍不敢动，曹操怕袁绍被抓，坏了大事，就大声呼叫：“小偷在这里。”袁绍被迫，连滚带爬，一溜烟的跑出橘园。

[述译]
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袁绍曾派人用剑行刺曹操，但剑刺的高度不够，所以没有刺杀成功。曹操料想杀手下次出手行刺，一定会调整高度，于是就紧贴床面，后来刺客果真把剑刺向高处。”这段记载我无法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相信是事实，曹操生性多疑，若有刺客行刺，一定加强戒备，刺客如何能近身？即使刺客能突破曹操的卫士，曹操也一定会迁离到其他卧室，哪有再冒生命危险与刺客斗智的道理？

992、田婴　刘瑾

【原文】

田婴相齐，人有说王者曰：“终岁之计，王盍以数日之间自听之？不然，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田婴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。王将听之矣，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。王自听计，计不胜听。罢食后复坐，不复暮食矣。田婴复请曰：“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，王以一夕听之，则群臣有为劝勉矣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俄而王已睡矣，吏尽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。王终不能听，于是尽以委婴。

刘瑾欲专权，乃构杂艺于武庙前，候其玩弄，则多取各司章奏请省决，上曰：“吾用尔何为？而一一烦朕耶，宜亟去。”如此者数次，后事无大小，唯意裁决，不复奏。

【译文】

战国时田婴（齐威王少子，孟尝君父亲，封于薛，号靖郭君）成为齐相后，有人对齐君说：“有关国家一年来的各项财政税收，大王应该拨出几天时间，听听官员的报告，这样才知道官员的忠奸、好坏。”齐王觉得有理。

田婴听说此事，也立即请齐王听取预算收支的报告，齐王答应后，田婴要各大小官员全部进宫报告，且准备好各种收支的详细单据文件。齐王听不胜听，吃过中饭又再坐下听官员报告，连晚饭都没时间吃。

田婴对齐王说：“各官员一年来日夜尽心督办的事，大王肯花一个晚上听完，这种精神必能使群臣更加惕励勤勉。”

不久，齐王累得睡着了，而有关官吏贪污不法的事件，齐王却丝毫听不出其中的漏洞缺失。齐王经过这次听政之后，大小朝政全交由田婴处理。

明朝宦官刘瑾想要把持政权，就先挑选一批杂耍艺人在武宗面前献艺，等武宗看得出神入迷时，就要各官员呈上奏章，请武宗裁决。

武宗说：“你拿这一件件小事来烦朕，朕要你何用，还不赶紧要他们走。”

反复几次后，日后大小朝政，都全由刘瑾做主，不再呈奏武宗。

993、赵高　李林甫

【原文】

赵高既劝二世深居，而己专决。李斯病之。高乃见斯曰：“关东群盗多，而上益发繇治阿房宫，臣欲谏，为位卑，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谏？”斯曰：“上居深宫，欲见无间。”高曰：“请候上间语君。”于是待二世方燕乐，妇女居前，使人告斯：“可奏事矣。”斯至上谒，二世怒。高因言丞相怨望欲反，下斯狱，夷三族。

李林甫谓李适之曰：“华山有金矿，采之可以益国，上未之知也。”［边批：使金果可采，林甫何不自言？］他日适之言之，上以问林甫，对曰：“臣久知之，但华山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凿之非宜，故不敢言。”上以林甫为爱己，而疏适之，遂罢政事。

严挺之徙绛州刺史。天宝初，帝顾林甫曰：“严挺之安在？此其才可用。”林甫退召其弟损之，与道旧，谆谆款曲，且许美官，因曰：“天子视绛州厚要，当以事自解归，得见上，且大用。”边批：天子果欲大用，何待见乎？因绐挺之使称疾，愿就医京师。林甫已得奏，即言挺之春秋高，有疾，幸闲官得养。帝恨咤久之，乃以为员外詹事，诏归

东郡。挺之郁郁成疾。

帝尝大陈乐勤政楼，既罢，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。帝爱其蕴藉，称美之。明日，林甫召绚子，曰：“尊府素望，上欲任以交、广，若惮行，且当请老。”绚惧，从之，因出为华州刺史，绚由是废。

［评］

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，为所玩弄而不知。信奸人之雄矣！然使适之不贪富贵之谋，挺之不起大用之念，卢绚不惮交、广之远，则林甫虽狡，亦安所售其计哉？愚谓此三人之愚，非林甫之智也。

【译文】

秦二世采赵高建言，不在朝廷会见大臣，凡事都由赵高决定。赵高听说李斯对此事有所批评，一天趁李斯生病前往探望时，对他说：“关东盗匪猖獗，皇上却征调徭役修建阿房宫，我想进谏，但又顾虑到我官位卑微。再说这也是你丞相的职责，你为何不进谏呢？”

李斯说：“我很早就想进谏了，可是皇上现在很少会见朝臣，常居深宫，我想说，皇上听不见；想谒见，又不知皇上何时有空。”

赵高说：“如果丞相有意进谏，我愿为丞相探询皇上何时有空，再禀告丞相。”

于是赵高等二世正与宫妃吃喝玩乐时，派人告诉李斯说：“可以求见皇上了。”李斯来到殿门求见，二世大为生气。赵高再向二世进谗言毁谤李斯，说他心怀怨望，有谋反的意图，二世听信赵高之言，将李斯打入大牢，诛灭三族。

唐朝人李适之（官刑部尚书，遭李林甫诬陷，仰药自尽）个性耿直。李林甫对他说：“华山蕴藏金矿，假如能开采，一定能充裕国家财政。”

一天李适之对唐玄宗谈到华山有金矿的事，玄宗问李林甫，李林

甫回答说：“臣早就知道了，但华山乃陛下的本命，是王气的所在，不能随便开凿，所以不敢禀告皇上。”玄宗以为李林甫才是真正忠于自己，于是开始疏远李适之，而将政事交由李林甫处理，朝政因此一天天荒废。

天宝初年，玄宗曾问李林甫：“严挺之（名浚）现在哪里，他是个可堪任用的人才。”当时严挺之为绛州刺史。

李林甫退朝后，特地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话旧事攀交情，他除了摆出一副诚恳真挚的表情外，并且赞许严损之的才干，日后必晋升高位。李林甫接着又说：“皇上非常关心令兄，何不请令兄找个理由回京，回得京来既能常常见到皇上，又能受到皇上重用。”

严挺之听从李林甫建议，假称自己得病，奏请回京就医。

李林甫就把严挺之的奏章呈给玄宗，并说：“严挺之年纪大了，又有病在身，皇上应该派个闲官给他，好让他能养病。”

玄宗听了，怅然叹息许久，于是任命严挺之为詹事，在东京养病。后来严挺之因始终得不到重用，反而真的生病了。

又有一次，玄宗在勤政楼大设乐工，垂下帘子观赏。正巧兵部侍郎卢绚骑马走过，玄宗非常欣赏卢绚的温雅含蓄，称赞不已。第二天，李林甫召来卢绚的儿子，对他说：“令尊一向名声清高，现在皇上想派任令尊到交州、广州一带，如果令尊怕路途太远，不妨以年老为由推辞。”

卢绚果真嫌路远，就听从李林甫的建议，结果被任命为华州刺史，从此不再被重用。

［评文］

李适之、严挺之、卢绚三人都被李林甫玩弄于股掌中而不自知，李林甫可说是一代奸雄。但如果李适之不怀贪求富贵的想法，严挺之不燃受重用的念头，卢绚不怕交、广两州地处偏远，那李林甫再狡猾，他的奸计也无法得逞。所以我认为是这三人太笨，而非李林甫聪明。

994、石显

【原文】

石显自知擅权，恐天子一旦入间言，乃时归诚，取一言为验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，先白上，曰：“恐漏尽宫门闭，请诏吏开门。”上许之，显于是故投夜还，称诏开门入，旦果有人上书，告显矫诏开宫门者，天子得书，笑以示显，显因泣曰：“陛下过私小臣，群下嫉妒，欲陷臣。”上以为然，愈宠信之。

【译文】

汉朝人石显（字君房）仗着权柄在握，专擅霸道，但惟恐有一天皇帝会听信左右而排挤自己，因此不时在皇帝面前设法表明自己的忠诚，用以试探行情。石显利用奉命到各官府协调调派事宜，请求皇帝说：“臣恐怕回宫时已过了午夜，那时宫门早已关闭，请准许微臣以奉皇上命令为由叫开宫门。”

皇帝答应石显的请求。

石显于是故意到半夜才回宫，然后以皇帝的诏命叫开宫门入宫。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奏弹石显“假借诏命叫宫门”。皇帝看了奏章，笑着拿给石显看，石显趁机泣诉说：“陛下信任微臣，交付微臣重责，引起其他诸多大臣嫉妒，进而想陷害微臣。”皇帝以为其他大臣果真有陷害石显之心，因此愈加宠信石显。

995、蓝道行

【原文】

世庙时，方士蓝道行以乩得幸。上故有所问，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，不能答。则咎中官秽，不能格真仙，中官以密封授道行，使自焚。道行乃为伪封付火，而匿其真迹，所答具如旨，上以为神，益信之。

［评］

蓝诈矣，然廷臣卒赖其力，假神仙以去严嵩，则诈亦有用处也。

【译文】

明世宗时，道士蓝道行因能占卜吉凶祸福，而深受天子宠信。

有一次世宗派宫中一名宦官，将一封密封的信拿到神坛前焚烧，接着询问神明的指示，蓝道行答不出，就将责任全部推给宦官，说宦官身上不干净，所以不能感应神明。

后来世宗又派宦官持密封信前往祭坛，宦官就将信交给蓝道行，要他亲自在坛前焚烧，蓝道行在宦官前面焚烧事先伪造好的书信，把世宗的书信藏起来，由于已经知道世宗信中所问的问题，所以蓝道行都能一一回答。

世宗因而认为蓝道行是神人，愈加信服。

［评文］

蓝道行是个会使诈的人，然而日后朝臣还是靠他假借神明力量除去严嵩。由此看来，会使诈也是能做好事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